

北朝婚俗考

——以民歌、史料為例

黃子馨

私立正修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提 要

婚俗，是一個民族在長期的歷史演變中形成的婚姻模式，它以有規律性的活動約束著人們的婚姻行為與婚姻意識。一個時代的婚姻觀，不僅客觀呈現其民族文化精神，也展示出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型態、倫理道德、宗教觀念等。尤其是在幅員廣闊的中國，正所謂：「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每一個朝代、每一個族群都有其獨特的婚姻風俗與特色。這些豐富又完整的婚姻紀錄，大多保存於史料典籍與民間詩歌中，它們不僅是婚俗資料的重要載體，也是傳承婚俗的重要工具。本文試以民俗學的角度，針對北朝婚俗：早婚、老女不嫁、再婚、收繼婚等婚姻現象，逐一考述、分析，盼能藉此深入解讀北朝的婚姻型態，努力探究潛藏在婚姻背後的社會問題。

關鍵詞：北朝 婚姻 歌謠 嫁娶文化

北朝婚俗考

——以民歌、史料為例

一、前言

我國歷史上的「南北朝」，自宋武帝代晉建宋（420）開始，至隋文帝楊堅平陳（589）結束。就北方而論，北魏政權當以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386）魏道武帝拓跋珪重建國起算。但在拓跋珪時代，北方各地仍處於各族混亂的局面，直到太武帝拓跋燾神䴥四年（431）滅夏，太延五年（439）滅北涼，北方的廣大地區才統一於北魏的版圖中。^❶在這兩百多年裡，大小戰爭不斷，老百姓民不聊生，頹敗的社會環境與政治制度，都讓北朝的文學呈現出一種凋敝、荒涼的狀態。唯有樂府民歌如一株奇葩綻放，正如蕭滌非《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中云：「故北朝一代，實無所謂文學，如曰有之，則闕為樂府。」^❷

北朝樂府民歌主要保存在《樂府詩集》的《梁鼓角橫吹曲》^❸中。鼓角橫吹曲是當時北方民族所作用於馬上演奏的軍樂，因為所配樂器有鼓有角，所以稱為「鼓角橫吹曲」。前面的「梁」字，為《古今樂錄》作者釋智匠所加，共有六十六首；^❹另一說認為北朝民歌應有七十餘首，在《雜歌謠辭》與《雜曲歌辭》中亦有散見

❶ 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3月），頁316。

❷ 蕭滌非：《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台北：長安出版社，1981年11月），頁249。

❸ 《樂府詩集·橫吹曲辭》云：「橫吹曲，其始亦謂之鼓吹，馬上奏之，蓋軍中之樂也。北狄諸國，皆馬上作樂，故自漢已來，北狄樂總歸鼓吹署。其後分為二部，有蕭笛者為鼓吹，用之朝會、道路，……有鼓角者為橫吹，用之軍中，馬上所奏者是也。」（宋）郭茂倩撰，《樂府詩集》（台北：里仁書局，1999年1月），冊1，頁309。本文樂府民歌的取材，以郭茂倩《樂府詩集》為主，為避免註文過於繁複，以下樂府民歌一律以括號註明頁數，不另立註腳。

❹ （陳）釋智匠《古今樂錄》云：「『梁鼓角橫吹曲』有〈企喻〉、〈瑯琊王〉、〈鉅鹿公主〉、〈紫驢馬〉、〈黃淡思〉、〈地驅樂〉、〈雀勞利〉、〈慕容垂〉、〈隴頭流水〉等歌

一二。^⑤本文民歌取材乃以郭茂倩《樂府詩集》所載《梁鼓角橫吹曲》六十六首為底本，並以史料加以佐證之。

自古以來，人類社會的發展都是以「繁衍」為前題，為了延續後嗣，便產生了婚姻制度。《禮記正義·昏義》云：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

昏禮者，禮之本也。^⑥

但在中國古代的婚姻發展史上，男女的結合並非尊重個人意願，主要依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這種聘娶的方式，遵循的是中國古代傳統的婚姻目的——「傳宗接代」。那是一種完全排除感情，僅僅是以封建的禮法維繫起來的契約。這份契約的訂定，除了受到血緣、倫理等限制外，還參雜了政治、經濟、地位等莫名因素的影響，它不再只是單純的愛與責任，而成為拋之不去的枷鎖、包袱。他們失去了選擇真愛的權利，只能順應流俗，追求門當戶對、婚姻論財、厚嫁制度等外在條件，與當時的民情風俗、社會環境，產生了緊密的連結。

透過這樣的結合，婚俗成了社會文化體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以下，本文試以民俗學的角度，針對民歌中：早婚、老女不嫁、再婚、收繼婚等婚姻現象，逐一考述、分析，盼能藉此深入解讀北朝婚俗，並努力探究潛藏在婚姻背後的社

三十六曲。二十五曲有歌有聲，十一曲有歌。是時樂府胡吹舊曲有〈大白淨皇太子〉、〈小白淨皇太子〉、〈雍臺〉、……十四曲。三曲有歌，十一曲亡。又有〈隔谷〉、〈地驅樂〉、〈紫騮馬〉、〈折楊柳〉、〈幽州馬客吟〉、〈慕容家自魯企由谷〉、〈隴頭〉、〈魏高陽王樂人〉等歌二十七曲，合前三曲，凡三十曲，總六十六曲。」轉引自《樂府詩集》，冊1，頁362。

^⑤ 譚潤生《北朝民歌》載：「宋代郭茂倩《樂府詩集》所載《梁鼓角橫吹曲》六十六首為主，連同〈木蘭詩〉以及個別屬於《雜曲歌辭》中的〈楊白花〉、〈于闐採花〉、〈阿那瓌〉和《雜歌謠辭》中的〈隴上歌〉、〈北軍歌〉、〈咸陽王歌〉等，再加上《樂府詩集》未收錄的（李波小妹歌），共七十九首。」（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年2月），頁14。

^⑥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冊下，頁1618-1820。

會問題。

二、北朝的早婚現象

筆者在爬梳北朝民歌的過程中，發現了「早嫁」的社會現象。例：〈捉搦歌，其四〉：「黃桑拓屐蒲子履，中央有系兩頭繫。小時憐母大憐婿，何不早嫁論家計。」（p369）其實〈捉搦歌〉四首都有勸女「早嫁」的意味，但為何要早嫁？早嫁的婚齡是幾歲？早嫁會對當時的社會產生何種影響？北朝的女子早嫁的原因為何？諸多的疑問在腦中盤旋不去，故筆者必須釐清北朝社會的「早婚」情況。

適婚年齡的改變往往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在不同的時空背景，婚齡便有著明顯的差距。綜觀中國婚姻史，婚齡的變遷有一個特殊的現象：即社會長期太平，婚齡就呈上升的趨勢；社會若是動盪不安，則會使婚齡大幅下降，甚至出現童婚現象。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的動亂時期，這種不安的歷史氛圍，不但使其婚姻呈現多元形態，結婚年齡上也提早了許多。

造成古代社會早婚的原因有很多，筆者以為最主要的原因有四：一、古代醫療衛生條件低落，人類壽命不長，故婚齡提前。二、在傳統「多子多福」的觀念帶動下，早日繁衍人口，不僅增加了家庭生產力，也提升了家族的競爭力。三、天災人禍，征伐不斷，造成人口大量流失，為了延續血脈，不得不提早婚齡。四、為壯大國家勢力，執政者大力地鼓吹，並訴諸於律法嚴格規範。就北朝而言，後三者乃造成北朝早婚的因素，其中，又以「人口數量」的大幅銳減最具影響力。

因此，繁衍人口，婚齡提前，成了北朝勢在必行的政策。為清楚了解北朝以前的婚齡變化，我們必須往前追溯，男女婚齡的改變，並推斷出北朝正確的「早婚」年齡。

《周禮·地官，媒氏》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⑦《禮記·內則》亦云：「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⑧漢·班固《白虎通》解釋

⑦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十三經注疏》，冊上，頁361。

⑧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冊中，頁871。

云：

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陽數奇，陰數偶也。男長女幼者何？陽道舒，陰道促。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為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盈，任為人母。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⑨

漢代文獻中常見「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的說法，但事實上這並非秦漢時期初婚年齡的正確反映，而是先秦舊制。王充《論衡·齊世篇》即云：

人民嫁娶，同時共禮，雖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法制張設，未必奉行。何以效之？以今不奉行也。^⑩

從史料記載來看，情況亦是如此：在漢代皇族中，除了西漢惠帝、東漢明帝、章帝的成婚年齡是二十歲左右，其餘均在二十歲以下，並集中在十四～十六歲間；后妃的成婚年齡也多在十四～十六歲左右。^⑪民間男女婚齡也大致相同，如：班昭十四歲嫁曹世叔、^⑫許平君十四、五歲左右委身歐侯，^⑬事實證明漢代並未奉行古禮的婚齡規定，兩漢女子的平均婚齡約在十四～十六歲間；男子的婚齡則在十四～二十歲之間。

三國時期，女子婚齡略比漢代遲。曹操皇后卞氏「年二十，太祖於譙納后為妾。」曹丕甄皇后，初為袁熙之妻。甄氏在袁熙出為幽州刺史前嫁之，最晚為建安四年（199），裴松之注引《魏書》云：「后以漢光和五年（182）十二月丁酉

⑨ （漢）班固：《白虎通》，《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月不詳），冊239，頁251。

⑩ （漢）王充：《論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62（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2月），頁226。

⑪ 彭衛、楊振紅：《中國風俗通史·秦漢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年3月），頁306。

⑫ （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3月），冊10，頁2786。

⑬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10月），冊12，頁3964。

生」，以此推算，她嫁「袁熙」時已經十七歲了。¹⁴《孔雀東南飛》亦有：「十七爲君婦。」（p1034）這些史料大致都符合當時的婚齡，不過，當然也有十三、四嫁作人婦的例子，《三國志·魏書·諸夏侯曹傳》裴松之注引《魏略》云：

建安五年，時霸從妹年十三四，在本郡，出行樵採，爲張飛所得。飛知其良家女，遂以爲妻。¹⁵

這樣早婚的例子並不多見，實際上三國女子平均婚齡約爲十七歲左右。在那時男子的平均婚齡比漢代集中，大約都在十五～十七歲之間：魏文帝曹丕納甄妃，於冀州平定後，建安九年（204）八月，文帝當時才十六歲；¹⁶高貴鄉公曹髦死於甘露五年（260），年二十歲，其於正元二年（255）立后，只有15歲；¹⁷諸葛瞻「年十七，尚公主。」¹⁸等諸多例證。

降及兩晉時期，成婚的年齡又略微提前。西晉惠帝賈后十五歲出嫁；¹⁹東晉成恭杜皇后十六歲出嫁；²⁰孝武帝王皇后十六歲出嫁，²¹這些是皇室的例子，一般百姓婚齡亦是如此，《晉書·列女傳》杜有道妻嚴華：「年十三，適於杜氏，十八而嫠居。」同書亦載：

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也。有才慧，善書史，能鼓琴。德既僭位，署爲平

¹⁴ （晉）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7月），冊1，頁156、159。

¹⁵ （晉）陳壽：《三國志》，冊1，頁273。

¹⁶ 同前註，冊1，頁160。

¹⁷ 同前註，冊1，頁133-134。

¹⁸ 同前註，冊4，頁932。

¹⁹ （唐）房玄齡：《晉書·后妃上》（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6月），冊4，頁963。

²⁰ 據《晉書·后妃下》載：「咸康二年備禮拜爲皇后……，七年三月，后崩，年二十一。」故推知其16歲出嫁。冊1，頁973。

²¹ 據《晉書·后妃下》載：「康寧三年（375）爲后，太元五年（380）崩，年二十一。」故推知其16歲出嫁。冊1，頁982。

原公主。年十四，適於豐。²²

傅玄〈朝時篇〉：「十五入君門。」²³又據晉武帝泰始九年（273）冬十月，詔令云：「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長吏配之。」²⁴此時，女人出嫁「最遲」的年齡是十七歲，而平均婚齡是十六歲，比起先秦二十而嫁，足足早了四歲。至於男子的婚齡，也有下降的趨勢：晉元帝司馬睿琅邪王時，納元敬虞皇后為妃時，年十五歲；²⁵晉穆帝十五歲成婚。²⁶《晉書·荀崧傳》載：「（羨）年十五，將尚尋陽公主。」²⁷等，故兩晉男子的平均婚齡，也略微下降至十五歲左右。

南朝時，女子婚齡快速下降，已由兩晉的十六歲，降至十三歲左右。後廢帝陳太妃十二、三歲入宮；梁武王丁貴嬪十四歲入宮；陳宣王柳皇后九歲為后；陳後主貴妃張麗華十歲入宮。²⁸不僅皇室如此，民間女子更受法律束縛，《宋書·周朗傳》載：「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²⁹這時，婚齡的規定已經不再是社會規範，而成為法律規定，具有強大的約束力。南朝男子的婚齡更早，社會各個階層婚齡普遍下滑，童婚現象大量存在，十歲前結婚似乎已成為一種風俗。宋前廢帝「元嘉二十六年（448）正月甲申生。」其皇后「孝建三年（456），納為皇太子妃」，帝年僅八歲。³⁰《南史·徐羨之傳》載：

²² 同前註，冊8，頁2508、2525。

²³ （晉）傅玄：〈朝時篇〉，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1月），冊上，頁558。

²⁴ （唐）房玄齡：《晉書》，冊1，頁63。

²⁵ 《晉書·元帝紀》載：「年十五，嗣後為琅邪王。」故知其成婚時為十五歲。冊1，頁143。

²⁶ 《晉書·穆帝紀》與《晉書·后妃下》載：晉穆帝於建元二年（344）即位，時年二歲，他當於咸康八年（342）生，又在升平元年（357）立后，以此推知，他在十五歲結婚。冊1、4，頁191、977。

²⁷ 同前註，冊7，頁1980。

²⁸ （唐）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6月），冊2，頁326、339、345、347。

²⁹ （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4月），冊7，頁2094。

³⁰ （唐）李延壽：《南史》，冊1，頁68。與《南史·后妃傳》，冊2，頁324。

（孝嗣）八歲襲爵枝江縣公，見宋孝武，升階流涕，迄於就席。帝甚愛之，尚康樂公主。³¹

《陳書·周弘正傳》亦載：「（弘正）年十歲，……河東裴子野深相賞納，請以女妻之。」³²八歲、十歲都還是天真無邪的年齡，卻得肩負起「傳宗接代」的重責大任，讓人不禁感慨。

北朝時期，根據史料記載，女子婚齡應落在十三歲左右：北魏平文皇后王氏「年十三，因事入宮，得幸於平文，生昭成帝。」文成帝皇后馮氏「年十四，文成踐極，以選為貴人，後立為皇后。」孝文文昭皇后高氏「文明太后親幸北部曹見后，奇之，入掖庭，時年十三。」宣帝皇后元氏「年十五，被選入宮，拜貴妃。」³³《魏書·皇后傳》記載：「宣武順皇后于氏……，時年十四，甚見寵愛，立為皇后。」³⁴《北齊書·文襄紀》載：「尚孝靜帝妹馮翊長公主，時年十二。」³⁵上述是皇室的婚齡，在民間紀錄大致也是如此，例：《魏書·劉昞傳》載：「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瑀有女始笄，妙選佳偶，有心於昞。」³⁶但筆者在《北史·魏本紀·文帝紀》發現一詔曰：「女年不滿十三以上，勿得以嫁。」³⁷由此可見，在當時女子不滿十三而嫁人者，絕對不在少數，否則不會有這樣的禁令出現。

此外，南北朝女子的婚齡雖然相仿，但就「法律」規定的初婚年齡來看，北朝硬是比南朝提前了一歲，《北齊書·後主本紀》載：「括雜戶女年二十已下十四以上未嫁悉集省，隱匿者家長處死刑。」³⁸至於，北朝男子的婚齡，《魏書·孝

³¹ 同前註，冊2，頁438。

³² （唐）姚思廉：《陳書》（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10月），冊2，頁305。

³³ （唐）李延壽：《北史》（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7月），冊2，頁491、495、501、531。

³⁴ （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12月），冊2，頁336。

³⁵ （唐）李百藥：《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7月），冊1，頁31。

³⁶ （北齊）魏收：《魏書》，冊4，頁1160。

³⁷ （唐）李延壽：《北史》，冊1，頁179。

³⁸ （唐）李百藥：《北齊書》，冊1，頁109。

文五王傳》載：

初，高祖將為恂娶司徒馮誕長女，以女幼，待年長。先為娉彭城劉長文、榮陽鄭懿女為左右孺子，時恂年十三四。³⁹

《魏書·高允傳》載，高允像文成帝進諫：「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⁴⁰《北齊書·琅邪王儼》記載：「（高儼）時年十四。不脫靴，裹以席，埋於室內。……有遺腹四男。」⁴¹高儼死的時候僅有十四歲，但已經有遺腹子四人，可見其結婚之早。一般而言，北朝男子婚齡在十四歲左右，當然也會有童婚的情形，例：《周書·長孫紹遠傳》：「（長孫澄）年十歲，司徒李琰之見而奇之，遂以女妻焉。」⁴²北朝為了大量增加人口，大力推動早婚，但夫婦之道，人倫之始，倘若嫁娶過早，無論男女都會對其身心造成莫大的傷害。

三、老女不嫁的社會現象

北朝民歌〈地驅歌樂辭·其二〉載：「驅羊入谷，自羊在前。老女不嫁，踟地喚天。」（p366）〈捉搦歌·其一〉亦載：「粟穀難舂付石臼，弊衣難護付巧婦。男兒千凶飽人手，老女不嫁只生口。」（p369）〈捉搦歌·其四〉又載：「黃桑柘屐蒲子履，中央有系兩頭繫。小時憐母大憐婿，何不早嫁論家計。」（p369）〈折楊柳枝歌·其二〉亦云：「門前一株棗，歲歲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孫兒抱。」（p370）北朝有關婚姻的民歌並不多，但是其中就有四首提到「老女不嫁」的社會狀況，由此可知，它並不是一個單一事件，它必定與北朝當時的政治狀況、社會環境有著極大的關係。

³⁹ （北齊）魏收：《魏書》，冊2，頁589。

⁴⁰ 同上註，冊3，頁1074。

⁴¹ （唐）李百藥：《北齊書》，冊1，頁163。

⁴² （唐）令狐德棻：《周書》（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9月），冊2，頁431。

經由上一章節的論述，我們可以得知，北朝民歌中的「老女」，其實一點都不老，只不過是一些「遲嫁」的女子。而且，那些「老女」似乎不是「不嫁」，是「難嫁」，至於為何難嫁，以及過時不婚的原因，便是筆者本章所要探論的重點，以下針對遲嫁、難嫁的原因，分點敘述如下：

（一）戰爭頻繁

魏晉南北朝是繼戰國之後另一個混亂、分裂的年代。在當時社會動蕩，戰爭頻繁，尤其是北方地區，更令人感到觸目驚心。「戰爭」成了北朝社會最突出、嚴重的社會問題。

北人好戰、善武，加上北方生活環境不佳，他們只好拚命南侵。據歷史記載：晉元熙二年（420）劉裕代晉建宋，到隋開皇九年（589）隋文帝滅陳統一中國，約一百七十年，是南北朝對峙時期。在這期間，南北之間爆發了 138 次戰爭，其中宋魏之間有 33 次（不包括元嘉八年（431）檀道濟攻魏的 33 戰）；齊魏之間有 33 次，梁與北朝的 54 次（不包括陳慶之送元顥北歸的 47 戰及侯景之亂）；陳與北朝的 18 次。大致可分四個階段：永初元年（420）到元嘉二十八年（451）為第一階段；元嘉二十八年（451）到永元元年（499）為第二階段，永元元年（499）到太建九年（577）為第三階段；太建九年（577）到開皇九年（589）為第四階段。⁴³這四個階段的戰爭，都有不同的目的，但無論是南北之間的對立戰爭，還是與其他族群的生存保衛戰，亦或是國內諸侯的惡鬥，造成王朝不斷更替，都使得當時人口大量銳減，造成無辜百姓的大量犧牲，北朝民歌〈企喻歌·其四〉載：「男兒可憐蟲，出門懷死憂。屍喪狹谷中，白骨無人收。」（p363）這是當時人民大量死於戰爭的真實寫照。

在那一百多年的亂世裡，人命如草芥，《晉書·石季龍下》記載：「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⁴⁴《晉書·劉琨傳》亦載：

⁴³ 楊天亮：〈論南北朝時期南北雙方的主要戰爭及其影響〉，《史林》，第 4 期（1998 年），頁 1。

⁴⁴ （唐）房玄齡：《晉書》，冊 9，頁 2792。

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攜老扶弱，不絕於路。及其在者，鬻賣妻子，生相捐棄，死亡委危，白骨橫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④5}

《北史·齊本紀》又載：「神武大敗之於芒山，擒西魏督將已下四百餘人，俘斬六萬計。」^{④6}戰爭造成的傷亡，使得整個社會結構嚴重崩盤，《晉書·呂隆傳》載：「姑臧穀價踊貴，斗直錢五千文，人相食，餓死者十餘萬口。」^{④7}民歌〈隔谷歌·其一〉亦載：「兄在城中弟在外，弓無弦，箭無栝，食糧乏盡若爲活？救我來！救我來！」（p368）這首民歌將戰爭的無情，人民悲苦的生活，深刻呈現。再加上無情的天災、瘟疫等傳染疾病，人口總數不停地下滑，是當時社會亟需解決的問題。

處於這樣一個戰爭頻仍的時代之中，生命、財產都失去了保障。最先產生的問題就是人口的大量銳減。孟子曾說諸侯有三寶：土地、人民和政事，沒有一定數量的人民，國家也就失去了競爭力。故人口的多少在生產力低落的古代，佔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也象徵那個朝代的榮衰。

據葛劍雄《中國人口史·第一卷》載：東漢人口約有六千萬人，若加上各少數民族約有六千五百萬人。^{④8}在經過漢末三國大亂後，西晉只剩下三千五百萬人，^{④9}幾乎少掉了一半的人口量。尤其是男子的人口的流失，數量更是驚人。在當時爲了保衛家園，男子無論願意與否都得紛紛投入戰場，結果便是無數的死傷，如此一來，男女人口比例，自然形成了很大的差異。女子到了適婚年齡，卻沒有可以匹配的人，錯過了婚齡，找不到婆家，「老女」人民便與日俱增。

爲了快速增加社會人口，解決「老女」難嫁，政府開始大力鼓勵男女成婚，爲繁衍後代所努力，但這個問題的關鍵點，並不在於「適時不婚」，而是在於男

^{④5} 同前註，冊6，頁1680。

^{④6} （唐）李延壽：《北史》，冊1，頁228。

^{④7} （唐）房玄齡：《晉書》，冊10，頁3071。

^{④8} 葛劍雄：《中國人口史·第一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12月〕，頁435。

^{④9} 同前註，頁458。

子數量的減少，讓許多值適婚年齡的女子，根本找不到結婚對象，故這是當時「老女不嫁」的原因之一。

（二）門戶觀念

除了「戰爭」之外，「門第觀念」的盛行，也是「老女難嫁」的因素。大體上來說，從先秦到唐以前，是血統門第觀念與階級門第觀念的混合期，但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特別講究的是血統門第觀念。唐以後，門第觀念主要表現為所處家庭、家族的社會政治地位的階級門第觀念。

正所謂：「門當戶對相做親。」⁵⁰ 婚姻的門第觀念早在西周已經出現。根據《左傳》所載：

（桓公六年）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⁵¹

這固然是鄭忽的推託之詞，但也反映了當時的婚姻觀念。漢時，漢制規定，與公主結婚者的政治身份須為諸侯。證之史事，亦確如此：西漢文帝女館陶公主之夫是堂邑侯陳午；景帝女平陽公主第一任丈夫是平陽侯曹壽，第二任則是長平侯衛青。⁵²

魏晉南北朝時，門閥士族專政，家族利益是門閥士族優先考慮的頭等大事。趙翼《廿二史劄記》曾云：

六朝最重世族，……其時有所謂舊門、次門、後門、勳門、役門之類。以士庶為別，為貴賤之分，積習相沿，遂定成制。⁵³

⁵⁰ 張印棟：《中國俗諺諺語庫》（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1月），冊上，頁724。

⁵¹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台北：洪葉文化，1993年5月），冊上，頁113。

⁵² （漢）班固：《漢書》，冊12，頁3948-3949。

⁵³ （清）趙翼：《廿二史劄記》，見《叢書集成初編》，冊3546，頁229。

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婚姻作為締結政治同盟、擴大家族勢力的最佳手段，深為時人所重視。門當戶對、不婚非類的婚姻觀念十分濃厚而牢固。因此，門閥士族的婚姻，其目的是廣結奧援，形成盤根錯節的關係網絡，從而相互支持，保證家族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永世不衰，長久享用政治和經濟的特殊權力。這一時期的選官、用人制度是「九品中正制」，⁶⁴在這種制度下，門閥士族子弟只要憑藉自家的財力、憑藉父祖的爵位，以及自己純正的貴族血統，就可輕易登上仕途，平步青雲。如此一來，政權就會世代操縱在門閥的手中，家族的利益亦就長保不變。而保證婚姻關係上的門當戶對，是生出具有純正貴族血統後代的首要條件，所以，門閥士族特別強調門第婚姻，反對失婚非類。

曹魏時期，門第婚姻大為盛行。黃初三年（222），魏文帝曹丕欲立曾是婢妾的郭皇后時，中郎棧潛上疏云：

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廟，陰教聿修……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⁶⁵

棧潛的這段話，魏文帝雖然沒有聽進去，但已充分表現出門第的思想。在孫策始建江東時，為了取得大族的支持，他納了大喬。孫策死後，孫權為了取得江南大族的支持，將兄女，一個嫁給顧雍長子顧邵，一個嫁給陸遜，顧、陸皆當地名門望族。

⁶⁴ （晉）陳壽：《三國志》，冊3，頁635。其評之方法是，先由小中正把人材分成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登記成冊呈報大中正。大中正核實後，轉呈吏部選用，以便依品授官。品評人材的標準有三：1. 簿世（指譜牒家世。六朝重門第家世，譜牒成為專門之學問，用人必須看其家世。如陶侃出身孤貧，後多次得世家名人接見，聲名大增，才得被用。）2. 行狀（是個人行狀，其來源本於東漢之清議，是針個人的行為而言。中正官據個人的才能、道德，甚至他人的評價而定狀。）3. 鄉品（是中正根據狀和簿世而給予的品級評定。）

⁶⁵ 同前註，冊1，頁164-165。

兩晉時期，門第觀念幾乎成為婚媾的唯一標準。《晉書·后妃傳下》載：

簡文宣鄭太后諱阿春，河南滎陽人也。世為冠族。……建武元年，納為琅邪王夫人，甚有寵。后雖貴幸，而恒有憂色。帝問其故，對曰：「妾有妹，中者已適長沙王褒，餘二妹未有所適，恐姊為人妾，無復求者。」帝因從容謂劉隗曰：「鄭氏二妹，卿可為求佳對，使不失舊。」隗舉其從子傭娶第三者，以小者適漢中李氏，皆得舊門。⁵⁶

文中，在鄭太后尚未扶正之前，她只是皇帝的妾室，於是，她便十分擔心自己尚未出嫁的兩個妹妹，會因為自己的關係而找不到好人家。由此可見，就算是貴為皇家的妾室，在重視門第觀念的人眼中，仍是被唾棄、看不起的。兩晉門第觀念之重，不言可喻。

南朝以降，此風不減，北朝門第觀念更甚。有兩件事最為典型。一為南朝蕭齊時，王源嫁女給富陽滿氏，而遭到沈約的彈劾。沈約〈奏彈王源〉云：

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源雖人品庸陋，胄實參華。曾祖雅，位登八命；祖少卿，內侍帷幄；父璿，升採儲闈，亦居清顯。源頻叨諸府戎禁，豫班通徹。而託姻結好，唯利是求，玷辱流輩，莫斯為甚。……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抱布。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蕕不雜，聞之前典。豈有六卿之胄，納女於管庫之人；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高門降衡，雖自己作；蔑祖辱親，於事為甚……。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⁵⁷

⁵⁶ (唐)房玄齡：《晉書》，冊4，頁979。

⁵⁷ (南朝梁)沈約：〈奏彈王源〉，(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6月)，冊3，頁3110-3111。

文中，除了有沈約對於王源「託姻結好，唯利是求。」的不滿外，其「非我族類」、「薰蕕不雜」等句子，清楚說明了當時門第觀念的昌盛。第二件事便是北魏崔巨倫之姑，反對其姪女下嫁卑族。《魏書·崔辯傳》載：

初，巨倫有姐，明惠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內外親類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高明慈篤，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為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⁵⁸

這兩個例子，一南一北，說明了南北方的大族，對於「士庶之別」的嚴格要求。據統計：以北魏時期崔、盧兩大世族為例，與他們有婚姻關係的共有一百二十三例，其中郡望不詳者九例，難於確定士庶身份者二例，其餘皆為名門望族或皇室成員。⁵⁹北朝門第觀如此蔚為風尚，除了社會環境的影響外，執政者也用律令，強制約束他的子民。北魏和平四年（463）高宗下詔曰：

今制皇族、師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與百工、伎巧、卑姓為婚，犯者加罪。⁶⁰

這份講究門第的婚姻，自然帶來了很多的社會弊病與不良婚俗習尚，如重財禮、尚奢侈，失時、失婚、劫婚，乃至指腹為婚、溺嬰等怪現象也都出現在這個時候。

（三）婚姻論財

婚姻論財，就是指通過婚姻追求資財的數量，把對方經濟上是否富裕，當做考慮婚姻的前提條件。婚姻論財突出表現在講究「聘財」與「妝奩」兩方面，在當時，財禮的多寡往往成為婚姻成功的首要條件。

⁵⁸ （北齊）魏收：《魏書》，冊4，頁1252。

⁵⁹ 朱大渭：《魏晉南北朝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1月），頁186。

⁶⁰ （北齊）魏收：《魏書》，冊1，頁122。

聘財與妝奩雖然都是婚姻財禮，但還是有所不同的：從表面上看聘財是由男方負擔，妝奩由女方負擔；從內容上看，它們產生的社會影響不同。婚姻論財是人們熟知的陋俗，聘財和妝奩都屬於婚姻論財的範疇，但它們成為家庭經濟的「負擔」卻有早晚之分。周時所制定的婚姻「六禮」有「納采」、「納徵」儀式，所謂的「采」、「徵」都是男方交付給女方的財禮，這是依禮成婚不可少的要件。但「六禮」中並沒有強求女方的妝奩，陪嫁妝奩應是較為晚起的俗規，所以，筆者先解釋「聘財」的部分。

魏晉南北朝時，雖以「門第」作為婚嫁首要的條件。但是門第高者未必有財，於是便產生了高門看重卑姓錢財，卑姓則以錢財來攀附高門。《北齊書·封述傳》載：

一息，為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娉，及將成禮，猶競懸違。述忽取供養像對士元打像作誓，……一息娶范陽盧莊之女。述又逕府訴云。⁶¹

這便是一個卑姓則以錢財來攀附高門的最好例證。至於，一般的小老百姓，則更難順利娶妻、生子，《晉書·阮籍傳》即載：

修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⁶²

阮修，阮籍的姪子，因為家貧，年過四十尚未娶親，像這樣的案例，在魏晉南北朝不算少數，《宋書·顏延之傳》亦載：

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室巷甚陋。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

⁶¹ (唐)李百藥：《北齊書》，冊2，頁573-574。

⁶² (唐)房玄齡：《晉書》，冊5，頁1366。

時。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婚。⁶³

這種婚聘重財貨的現象，在顏之推《顏氏家訓》中，亦可窺知一二。其內容云：

婚姻素對，靖侯成規。近世嫁娶，遂有賣女納財，買婦輸絹，比量父祖，計校錙銖，責多還少，市井無異。或猥墜在門，或傲婦擅室，貪榮求利，反招羞恥，可不慎歟！⁶⁴

這樣誇張奢靡的「論財婚姻」，連皇帝都看不下去。北魏文成帝和平四年（463）十二月下詔曰：

今喪葬嫁娶，大禮未備。貴勢豪富，越度奢靡，非所謂式昭典憲者也。有司可為之條格，使貴賤有章，上下咸序，著之於令。⁶⁵

齊武帝永明七年（489）四月下詔，曰：

晚俗浮麗，歷茲永久。每思懲革，而民未知禁。乃聞同牢之費，華泰尤甚；膳羞方丈，有過王侯。富者扇其驕風，貧者恥躬不逮。……合鬯之禮無虧，寧儉之義斯在。如故有違，繩之以法。⁶⁶

北周武帝建德二年（573）亦詔云：

⁶³ （梁）沈約：《宋書》，冊7，頁1891。

⁶⁴ （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2月），冊848，頁944。

⁶⁵ （北齊）魏收：《魏書》，冊1，頁122。

⁶⁶ （梁）蕭子顯：《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3月），冊1，頁56-57。

而頃者婚嫁競為奢靡，牢羞之費，罄竭資財，甚乖典訓之理。有司宜加宣勒，使咸遵禮制。⁶⁷

清·趙翼《廿二史劄記》對魏晉南北朝「論財」的現象，也有很詳細記載云：

魏齊之時，婚姻多以財幣相尚，蓋其始高門與貴族為婚，利其所有，財賄紛遺，其後遂成風俗，凡婚嫁無不以財幣為事。爭多競少，恬不為怪。⁶⁸

至此，「論財」陋俗蔚為風尚，時人爭相仿效。

接著我們來談「厚嫁」的狀況。「妝奩」即嫁妝，相對於聘財而言，是指女子出嫁時，帶往夫家的物品。「妝奩」一詞大約出現在唐代，《舊唐書·王廷湊傳》云：

開成二年，詔以壽安公主出降，加駙馬都尉。（子）元逵遣段氏姑詣闕納聘禮。段氏進食二千盤，並御衣戰馬。公主妝奩及私白身女口等。其從如雲，朝野榮之。⁶⁹

而在唐以前，對於嫁妝沒有什麼特定的叫法。秦、漢時代的「媵」、「贄」等只是一種通稱，如「媵」特指被當作貴族贈物的奴婢，而「贄」則為社交場合的禮品。贄雖然也用作女子出嫁時的隨身物品，但純屬於象徵性的見面禮，並非後世陪嫁意義的嫁妝。《白虎通·嫁娶》關於「贄」的記載云：

婦人之贄以棗、栗、棗條者，婦人無專制之義，御眾之任，交接辭讓之禮。⁷⁰

⁶⁷ （唐）令狐德棻：《周書》，冊1，頁82。

⁶⁸ （清）趙翼：《廿二史劄記》，見《叢書集成初編》，冊3546，頁288。

⁶⁹ （晉）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12月，1版7刷），冊12，頁3888。

⁷⁰ （漢）班固：《白虎通》，《叢書集成初編》，冊239，頁252。

隨著漢亡，「贄」也成為過去。晉代出現「資妝」一詞，已經開始有了「嫁妝」的更深一層內容。宋代以後，專指女子陪嫁的嫁妝被普遍使用，而且由於民間語言的大大豐富，還有許多不同的稱呼，如：房奩、嫁奩、隨嫁、添箱、奩具、陪奩等。

從詞源上來看，妝奩一詞晚於聘禮，這和現實生活是一致的，反映了婚姻論財中的侈送妝奩，是在高額聘財之後才出現的。人們隨著聘禮愈來愈豐厚，妝奩也隨之奢華了起來。據《宋書·毛修之傳》記錄，劉敬宣嫁女時：「高祖賜錢三百萬，雜綵千匹，時人並以為厚賜。」^{⑦①}此外，《宋書·蕭惠開傳》亦記錄了，蕭惠開妹嫁桂陽王劉休範，其女亦當配宋孝武帝之子，但「發遣之資，應須二千萬。」蕭惠開為籌這筆嫁資，劉宋朝廷乃以蕭惠開，為豫章內史，「聽其肆意聚納，由是在郡著貪暴之聲。」^{⑦②}由此觀之，當時社會妝奩收取驚人，也造成許多「貧困」女子，便無法適時而嫁。

為了杜絕這種婚嫁惡習，北魏孝文帝曾下詔：

婚聘過禮，則嫁娶有失時之弊；……聖王知其如此，故申之以禮數，約之以法禁。^{⑦③}

皇帝親發詔命，明文禁止，百姓早以為常，仍不見成效。其後，孝文帝再下一詔云：「又夫婦之道，生民所先，仲春奔會，禮有達式，男女失時者以禮會之。」^{⑦④}奔者不禁，卻也難以改變這嚴重「失時」問題。北周武帝宇文邕亦感於「論財」風氣如此猖獗，便於建德三年（574）下詔曰：

自今以後，男十五，女十三已上，爰及鰥寡，所在軍民，以時嫁娶，務從

^{⑦①} （梁）沈約：《宋書》，冊5，頁1429。

^{⑦②} 同前註，冊8，頁2200-2201。

^{⑦③} （北齊）魏收：《魏書》，冊1，頁145。

^{⑦④} 同前註，冊1，頁180

節儉，勿為財幣稽留。⁷⁵

這些文字的記載，不僅論述了北朝「早婚」的狀況，更說明了「論財」讓嫁娶失時，造成「老女難嫁」的憾事。

四、再嫁風氣——兼談收繼婚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各民族的空前大融合，玄學對儒家禮教的衝擊，以及社會控制力的削弱等多重因素的影響，這時社會的婚姻觀，相對較前代開放許多，婦女的地位也有著相當程度的提升。尤其是北朝時期，少數民族入主中原，胡人的婚姻觀念開放，不拘禮法，不重貞節，而且還保留了母系社會的價值觀，所以，婦女的地位、自主權，比漢族女子高出許多。

北朝婚姻風氣空前開放，嚴重衝擊傳統的禮教束縛，衝破了儒家沉重的教條，整個社會風氣，都在「胡風」的氤氳之下，顯得開放、自由，所以，在那時離婚、再嫁、女子好妒、社交自由、主持門戶都是稀鬆平常的事，以下，筆者針對民歌中所提及的「再嫁」風氣，以及從「童男娶寡婦」一句，論述古代的「收繼婚」制度。

（一）再嫁風氣興盛

「再嫁」是歷代婚姻關係上一個敏感的問題，對於寡婦再嫁，也經歷了一個從寬到嚴、由允許到禁止的過程，首先，先秦以來，就已經有了「守貞」的規範，《禮記正義·郊特牲》即載：

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⁷⁶

⁷⁵ （唐）令狐德棻：《周書》，冊1，頁83。

⁷⁶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冊中，頁814-815。

但實際的生活中，並沒有嚴格的要求，改嫁的事件也頻頻出現。《禮記·檀弓上》載：「子思之母死於衛。」鄭玄注：「子思，孔子孫，伯魚之子。伯魚卒，其妻嫁於衛。」⁷⁷孔子家媳尚可改嫁，可見當時對於「守節」並未有嚴格的要求，女子是可以再嫁的。

秦漢時期，漢朝獨尊儒術，重視禮教，政治開始倡導「守貞」的觀念，《史記·秦始皇本記》就明確提到了「貞」，云：「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誠。」⁷⁸秦始皇這裡的守貞規定，與後來的貞操觀有所不同。首先，他的守貞並非只針對女子，是男女皆需遵守。再則，也並非所有婦女都不可改嫁，只有反對有子而嫁。漢時，班昭《女誡》則更進一步的約束婦女再嫁，云：「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⁷⁹但事實上，漢時依舊有改嫁的狀況：蔡文姬先嫁衛仲道，後又被匈奴所擄，成為左賢王的妻子，最終又嫁董祀為妻。⁸⁰《後漢書·宋弘傳》載：

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⁸¹

光武帝劉秀，在姐姐湖陽公主新寡之時，便度其心意，主動穿針引線，說媒於大司空宋弘。那時，改嫁之事雖少了些、避諱些，但仍有再嫁之例。

魏晉南北朝時，由於政局的跌宕起伏，社會思維產生了嚴重的分裂和重建，加上受到北方民族開放風氣的洗禮，從一而終、守貞的觀念十分模糊，導致當時婦女勇於擺脫綱教名常的束縛，大膽追求自己的愛情、婚姻，表現出久遭禮教壓抑後的人性復甦。魏晉時期，孫權步夫人二女：

⁷⁷ 同前註，冊上，頁 232。

⁷⁸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6 月），冊 1，頁 262。

⁷⁹ 轉引自（宋）范曄：《後漢書》，冊 10，頁 2790。

⁸⁰ 常建華：《婚姻內外的古代女性》（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5 月），頁 116-117。

⁸¹ （宋）范曄：《後漢書》，冊 4，頁 904-905。

長曰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少曰魯育，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⁸²

孫權二女皆有二嫁的事實。而陳琳〈飲馬長城窟行〉亦描寫，服役邊塞的丈夫，自知性命難保，故勸妻子改嫁，云：

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p556）

這首詩在反映了戰爭殘障的同時，也昭示了「內舍多寡婦」的主要因素。劉義慶《世說新語·傷逝篇》云：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為庾兒婦，既寡，將改適，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⁸³

庾亮既是感嘆亡兒遇害，也對賢媳的再嫁，流露出一種失落感。南朝時，《南齊書·薛淵傳》云：「初，淵南奔，母索氏不得自拔，改嫁長安楊氏。」⁸⁴梁武帝第二女永世公主先嫁謝朓子謝謨，及武帝即位：

武帝意薄謨，又以門單，欲更適張弘策子，弘策卒，又以與王志子謹。⁸⁵

爲了尋求更高貴的門第，梁武帝居然把自己的親生女兒當「禮物」般贈與他人。宋文帝第四女臨海惠公主先嫁趙倩爲妻，後因故離婚，又嫁於何顥之爲妻。⁸⁶北朝

⁸² （晉）陳壽：《三國志》，冊5，頁1198。

⁸³ 劉正浩：《新譯世說新語》（台北：三民書局，2003年2月），頁590。

⁸⁴ （梁）蕭子顯：《南齊書》，冊2，頁554。

⁸⁵ （唐）李延壽：《南史》，冊2，頁535。

⁸⁶ 同前註，冊2，頁494。與（梁）沈約：《宋書·何尚之傳》，冊6，頁1738。

對於女性的制約趨近於零，從后妃到公主從士族女到平民，再嫁現象不絕於史。

《北齊書·元韶傳》載：「襲封彭城王。齊神武帝以孝武帝后配之。魏室奇寶，多隨后入韶家。」⁸⁷連皇后都能改嫁，公主再嫁也顯得稀鬆平常。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孝文帝之妹彭城公主的故事。彭城公主先嫁劉昶之子劉承緒，後劉承緒因「少而疴疾」⁸⁸早死，魏宣武帝元恪詔令王肅「尚陳留長公主，本劉昶子婦彭城公主也。」⁸⁹但不久後，王肅亦在景明二年（501）死去，「時陳留公主寡居，（張）彝意願尚主，主亦許之。」⁹⁰此事發生在景明三年（502），據王肅之死僅一年的時間。公主三嫁，仍炙手可熱。《魏書·裴詢傳》亦載：「時太原長公主寡居，與詢私奸，肅宗乃詔詢尚焉。」⁹¹由上可知當時社會對婦女「改嫁」，是認同而且全然接受的。《北齊書·孫騰傳》載：

時魏京兆王愉女平原公主寡居，騰欲尚之，公主不許。侍中封隆之無婦，公主欲之，騰妒隆之，遂相間構。高祖啟免騰官，請除外任，俄而復之。⁹²

由此觀之，在當時的社會，寡婦再婚仍有其選擇配偶的權力，甚至出現爭娶寡婦的現象。此外，婦女的再婚不僅為社會接受，政府為了增加人口量，亦大力鼓吹寡婦再嫁，甚至還使用強硬手段逼迫寡婦再婚。《北齊書·文宣帝紀》載：「發山東寡婦二千六百人已配軍士。」⁹³這樣的霸道作風引起不少民怨，但亦顯示當時人口的嚴重缺失，執政者對人丁的大量需求，不僅下令男女「早婚」，連寡婦都不放過，使其再婚增進生育率。

⁸⁷ （唐）李百藥：《北齊書》，冊2，頁388。

⁸⁸ （北齊）魏收：《魏書》，冊4，頁1311。

⁸⁹ 同前註，冊4，頁1410。

⁹⁰ 同前註，冊4，頁1428。

⁹¹ 同前註，冊3，頁1022。

⁹² （唐）李百藥：《北齊書》，冊1，頁234。

⁹³ 同前註，冊1，頁62。

（二）收繼婚制度

在南北朝樂府民歌中，〈琅琊王歌辭·其三〉載：「東山看西水，水流盤石間。公死姥改嫁，孤兒甚可憐。」（p364）〈紫驢馬歌辭·其一〉亦載：「燒火燒野田，野鴨飛上天。童男娶寡婦，壯女笑殺人。」（p365）上節已言，北朝婚姻觀開放，女子改嫁本屬平常，詩中提及「改嫁」亦是寫得一派輕鬆、理所當然。不過，在〈紫驢馬歌辭·其一〉中，有「童男娶寡婦，壯女笑殺人。」寡婦再嫁可以理解，但童男為何要娶寡婦？他為什麼不娶一般的未婚女子呢？

針對這一問題，筆者找到了兩種說法：其一、據譚潤生《北朝民歌》所載，童男娶寡婦是爲了「繁衍人口」。⁹⁴其二、當時社會男丁稀少，壯年的男人大都被拉去前線當兵，下場非死即傷，造成女子們無夫可嫁的窘境，一般女子嫁不出去，寡婦再嫁更是困難重重，所以，握有家庭經濟大權的寡婦，便開始尋覓童男，先行定下訂，及長與其婚配，很類似「入贅」，它稱之「坐產招夫」。⁹⁵

首先，「繁衍人口」當然是北朝當務之急，但寡婦絕非最佳人選，更何況在當時還有禁令：「壯者無娶老婦」、「老者無娶壯妻」，如此一來，「童男娶寡婦」是爲了繁衍人口，此一說法的正確與否？值得商榷。

再來討論第二種說法。當時社會女多男少，寡婦再婚困難，便將希望寄託在童男身上。這樣的說法，乍看之下有些荒謬，但筆者相信當時一定有這樣的情形發生。如前所述，北朝少數民族因保留母系社會的價值觀，所以女子在社會中，有其一定的地位。女子除了可以離婚、再嫁外，還可以自由社交、主持門戶。女子出嫁後，開始掌握家庭的經濟，夫死之後，亦可接管家中財產。寡婦所擁有權力，讓她可以自由、輕易的選擇再嫁的對象，而一般的女子，雖然在年齡上佔有優勢，無奈卻沒有經濟作爲後盾，在那個「嫁娶論財」、「侈聘」的社會裡，只能眼睜睜的看著寡婦再婚，自己卻只能白白錯過婚時。但值得注意的是，有錢的寡婦畢竟只是少數，所以，「招夫」之說，雖真有其事，但也絕非主要因素。

⁹⁴ 譚潤生：《北朝民歌》，頁151。

⁹⁵ 常建華：《婚姻內外的古代女性》，頁127-130。

在爬梳典籍之後，筆者認為「收繼婚」制度，才是童男娶寡婦最主要，而且又能被當時的執政者所接受。收繼婚，俗稱「轉房婚」，又稱「接續婚」、「繼承婚」，學術上稱「逆緣婚」。⁹⁶也就是古代文獻所言的「烝」、「報」式婚姻，簡單來說就是喪夫的婦女在家族內重新婚配。在元以前並沒有「收繼」的名稱，「收繼」一詞始見於元。它有兩種婚姻形式：一是異輩收繼，即是子娶庶母、叔伯母為妻；二是同輩收繼，即是兄娶弟媳或弟娶兄嫂為妻。⁹⁷

收繼婚這種婚姻形式在我國歷史悠久，中原漢族其實很早就有收繼婚的習俗。《史記·五帝本紀》：「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⁹⁸當時，瞽叟和象以為舜已死，便欲分舜之財產，並要娶舜之妻。當時雖未有「收繼婚」一詞，「弟娶兄嫂」這便是收繼婚的標準模式。收繼婚在《左傳》中亦有所記載，時稱「烝」或「報」，但實際上卻是同一婚配模式。⁹⁹《左傳》桓公十六年（前 696）載：「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¹⁰⁰衛宣公是衛莊公之子，夷姜是莊公的次妃，莊公死後，宣公繼位，便收了庶母夷姜為自己的妻室，這便是「妻後母」的例子。至於「執嫂」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左傳》閔公二年（前 660）載：「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¹⁰¹共仲即是慶父，是魯莊公之弟，哀姜是莊公之妻，即弟妻嫂。

隨著歷史的進步，禮教的制定，到了春秋時，收繼婚便受到嚴重的譴責，尤其是儒家文化更是對這種違背人倫的婚姻，大肆譴伐，這一習俗被禁止。但是，收繼婚卻依然活躍於少數民族的社會裡，尤其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多有此俗。《史記·匈奴傳》便載：「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¹⁰²《三國志·

⁹⁶ 武沐：〈對匈奴收繼婚制度的再探討——匈奴婚姻制度研究之一〉，《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 15 卷第 1 期（2005 年 3 月），頁 34。

⁹⁷ 常建華：《婚姻內外的古代女性》，頁 121。

⁹⁸ （漢）司馬遷：《史記》，冊 1，頁 34。

⁹⁹ 陳睿：〈《左傳》所載「因」、「報」、「烝」考辨〉，《皖西學院學報》，22 卷第 6 期（2006 年 12 月），頁 88。

¹⁰⁰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冊上，頁 145-146。

¹⁰¹ 同前註，冊上，頁 263。

¹⁰² （漢）司馬遷：《史記》，冊 9，頁 2879。

烏丸鮮卑東夷傳》裴松之注引《魏書》亦載：

父兄死，妻後母執嫂；若無執嫂者，則己子以親之次妻伯叔焉，死則歸其故夫。¹⁰³

漢時，北方少數民族收繼婚姻最有名的例子，便是王昭君的故事。據《漢書·匈奴傳》載：

（漢元帝）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牆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¹⁰⁴

王昭君嫁與呼韓邪之後，育有一子，不久，呼韓邪辭世，他的長子復株累即位做了單于，由於復株累和王昭君之間沒有血緣關係，按照匈奴收繼婚制的傳統，王昭君又改嫁復株累為妻。《後漢書·南匈奴傳》載：

（王昭君）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敕令從胡俗，遂復為後單于閼氏焉。¹⁰⁵

少數民族的收繼婚，令從小接受儒家禮教薰陶的王昭君難以接受，因此，曾上書漢朝，要求歸漢，但漢成帝為求兩國和平，竟叫王昭君「從胡俗」。由上述記載中，筆者發現，北方少數民族都有著收繼婚制，可見這樣的婚制對他們而言，是極為普遍、正常的。

魏晉南北朝時期，少數民族大量進入中原，「烝母報嫂」的惡習，又再次帶

¹⁰³ （晉）陳壽：《三國志》，冊3，頁832。

¹⁰⁴ （漢）班固：《漢書》，冊11，頁3803。

¹⁰⁵ （宋）范曄：《後漢書》，冊10，頁2941。

了進來。《晉書·四夷傳》即載：「父卒，妻其羣母；兄亡，妻其諸嫂。」¹⁰⁶《晉書·劉聰傳》亦記錄，劉淵死後，其妻「單氏姿色絕麗，聰烝焉。」¹⁰⁷北朝收繼情況尤為嚴重。《北史·后妃傳下》記錄，東魏神武帝高歡娶柔然可汗阿那瓌之女蠕蠕公主為妻，高歡死後，其子文襄「從蠕蠕國法，烝公主，產一女焉。」¹⁰⁸《魏書·高昌傳》亦載：「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即以繼母、世叔母及嫂、弟婦等為妻。」¹⁰⁹《魏書·吐谷渾傳》又載：

（視羆）死，子樹洛干等並幼，弟烏紇提立而妻樹洛干母，生二子慕璿、利延。¹¹⁰

《周書·異域下》也云：

稽胡一曰步落稽。……俗好淫穢，處女尤甚。將嫁之夕，方與淫者敘離，夫氏聞之，以多為貴。既嫁之後，頗亦防閑，有犯奸者，隨事懲罰。又兄弟死，皆納其妻。¹¹¹

既然在少數民族裡，他們的習俗是丈夫死後，寡婦由親屬繼之，那麼「童男娶寡婦」的現象，就不難了解了！而且早在《後漢書·西羌傳》便載：「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嫠嫂，故國無鰥寡，種類繁熾。」¹¹²古代生產力低落，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他們在原野中求生，自然環境的惡劣，加上戰亂頻仍，人口消耗量十分龐大，為了要壯大族群，避免遭到滅族的危機，他們只好不停鼓勵生育，收繼

¹⁰⁶ （唐）房玄齡：《晉書》，冊8，頁2538。

¹⁰⁷ 同前註，冊9，頁2658。

¹⁰⁸ （唐）李延壽：《北史》，冊2，頁518。

¹⁰⁹ （北齊）魏收：《魏書》，冊6，頁2242。

¹¹⁰ 同前註，冊6，頁2234。

¹¹¹ （唐）令狐德棻：《周書》，冊3，頁896-897。

¹¹² （宋）范曄：《後漢書》，冊10，頁2869。

婚制不僅可以繁衍人口，更可以維持宗族的血統、財產，對缺乏「倫理」觀念的少數民族而言，一舉數得，何樂而不爲呢？

五、結語

北方民族由於身處的地理環境、生活方式、生產方法，都與南方民族大不相同，因而形成不同的風俗和習慣。儘管他們後來逐漸南侵，且受到漢文化的影響，但他們的生活環境和習俗仍舊不同於南方。

適婚年齡的改變往往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在不同的時空背景，婚齡便有著明顯的差距。綜觀中國婚姻史，婚齡的變遷有一個特殊的現象：即社會長期太平，婚齡就呈上昇的趨勢；社會若是動盪不安，則會使婚齡大幅下降，甚至出現童婚現象。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的動亂時期，這種不安的歷史氛圍，不但使其婚姻呈現多元形態，結婚年齡上也提早了許多。造成在古代社會早婚的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有四：其一，醫療衛生條件低落，人類均壽命偏低，故婚齡提前。其二，在傳統「多子多福」的觀念帶動下，早日繁衍人口，不但增加家庭生產力，更壯大家族、國家勢力。其三，天災人禍，災難不斷，造成人口大量流失，爲了延續血脈，不得不提早婚齡。其四、執政者的大力鼓吹，律法的明文規範。就北朝而言，後三者都是造成北朝早婚的因素，但又以「人口數量」的大幅銳減最具影響力。因此，繁衍人口，婚齡提前，成了北朝勢在必行的政策。北朝時，女子的婚齡多與南朝相仿，約爲十三歲左右；北朝男子的婚齡大概在十四歲左右。

北朝有關婚姻的民歌並不多，但是其中就有四首提到「老女不嫁」的社會現象。會造成此現象，原因有三：其一、戰亂不斷，使得整個社會結構嚴重崩盤，再加上無情的天災、瘟疫，人口總數不停地下滑。如此一來，男女人口比例，自然形成了很大的差異，讓許多值適婚年齡的女子，根本找不到結婚對象。其二、「門第觀念」的盛行魏晉南北朝時，門閥士族專政，家族利益是門閥士族優先考慮的頭等大事。在這種時代背景下，門當戶對、不婚非類的婚姻觀念十分濃厚而牢固，這讓許多寒門子女都無法正常婚配。其三、婚姻論財，就是指通過婚姻追求資財的數量，把對方經濟上是否富裕，當做考慮婚姻的前提條件。當時社會聘

禮、妝奩收取驚人，也造成許多「貧困」女子，便無法適時而嫁，亦造成「老女難嫁」的憾事。

從史料得知，北朝時期，從后妃到公主從士族女到平民，再嫁現象不絕於史。不過，在〈紫騮馬歌辭·其一〉中，有「童男娶寡婦，壯女笑殺人。」寡婦再嫁可以理解，但童男為何要娶寡婦？他為什麼不娶與未婚女子呢？針對這一問題，歷來雖有不同說法，但筆者在爬梳典籍之後認為「收繼婚」制度，才是童男娶寡婦的主要原因。收繼婚這種婚姻形式在我國歷史悠久，中原漢族其實很早就有收繼婚的習俗。但隨著歷史的進步，禮教的制定，到了春秋時，收繼婚便受到嚴重的譴責，尤其是儒家文化更是對這種違背人倫的婚姻，大肆譴伐。但收繼婚卻依然活躍於少數民族的社會裡，尤其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多有此俗。魏晉南北朝時期，少數民族大量進入中原，「烝母報嫂」的惡習，又再次帶了進來。北朝收繼情況尤為嚴重。既然在少數民族裡，他們的習俗是丈夫死後，寡婦由親屬繼之，那麼「童男娶寡婦」的現象，就不難理解了！

總之，南北朝動盪不安的政治環境，以及前所未見的民族融合，在這樣複雜、又多變的年代裡，孕育了北朝開放的婚姻觀，並反映出北朝鮮卑文化對漢族傳統文化的巨大衝擊與影響，無論是其早婚的原因，亦或是其改嫁、收繼婚的制度，都具有著特殊的時代意義。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6月，2版21刷）。

漢·王充著：《論衡》，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862）（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2月，1版）。

漢·班固著：《白虎通》，見《叢書集成初編》本（冊239）（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北京新1版）。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10月，1版13刷）。

-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見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1版1刷）。
-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見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1版1刷）。
- 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3月，1版11刷）。
- 晉·陳壽著，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7月，2版）。
- 晉·劉昫著，《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12月，1版7刷）。
- 梁·沈約著，《宋書》（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4月，1版9刷）。
- 梁·蕭子顯著，《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3月，1版9刷）。
- 北齊·魏收著，《魏書》（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12月，1版8刷）。
- 北齊·顏之推著，《顏氏家訓》，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848）（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2月，1版）。
- 唐·姚思廉著，《陳書》（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10月，1版8刷）。
- 唐·李百藥著，《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7月，1版8刷）。
- 唐·房玄齡等著，《晉書》（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6月，1版8刷）。
- 唐·令狐德棻等著，《周書》（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9月，1版8刷）。
- 唐·李延壽著，《南史》（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6月，1版7刷）。
- 唐·李延壽著，《北史》（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7月，1版7刷）。
- 宋·郭茂倩著，《樂府詩集》（台北：里仁書局，1999年1月，1版2刷）。
- 清·趙翼著，《廿二史劄記》，見《叢書集成初編》本（冊3546）（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北京新1版）。
- 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6月，1版7刷）。

二、近人論著

（一）專著

朱大渭：《魏晉南北朝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年 1 月）。

沈玉成、曹道衡：《南北朝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年 3 月）。

常建華：《婚姻內外的古代女性》（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5 月）。

張印棟：《中國俗諺語庫》（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 年 1 月）。

遂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1 月）。

彭衛、楊振紅：《中國風俗通史·秦漢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 年 3 月）。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台北：洪葉文化，1993 年 5 月）。

葛劍雄：《中國人口史·第一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 年 12 月）。

劉正浩：《新譯世說新語》（台北：三民書局，2003 年 2 月）。

蕭滌非：《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台北：長安出版社，1981 年 11 月）。

譚潤生：《北朝民歌》（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 年 2 月）。

（二）期刊論文

武沐：〈對匈奴收繼婚制度的再探討——匈奴婚姻制度研究之一〉，《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 15 卷第 1 期，2005 年 3 月。

陳睿：〈《左傳》所載「因」、「報」、「烝」考辨〉，《皖西學院學報》，第 22 卷第 6 期，2006 年 12 月。

楊天亮：〈論南北朝時期南北雙方的主要戰爭及其影響〉，《史林》，第 4 期，1998 年。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Northern Dynasty Marriage Custom —— via Samples of Folk Songs and Historical Archives

Huang, Tzu-Hsin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of Cheng-Shiu University

Abstract

Marriage custom is an evolution of nuptial practices formed by ethnic groups through time, such custom establishes routine practices confining marriage awareness and behaviors of men and women. Common marriage standpoints would present the particular ethnic culture, social and political systems, economy, moral belief, and religion of an era objectively. This is especially accurate in China where a vast territory creates a wide range of local cultures and customs. Each dynasty era and ethnic group has its distinct nuptial custom and characteristic. Much detailed information of marriage is kept abundantly in official historical archives and folk poetry and songs. These records become an important conveyor and tool for passing down marriage customs.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exterminate and analyze phenomena of marrying young, re-marrying, spinsters, and levirate marriages from a perspective of folk customs. It aims to explain marriage forms in Northern Dynasty, and to further study inherent social issues behind marriages.

Keywords: Northern Dynasty, Marriage, folk song, marriage custom